



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。欧战的时候，最生‘壕堑战’，战士伏在壕中，有时吸烟，也唱歌，打纸牌，喝酒，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，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。中国多暗箭，挺身而出而的勇士容易丧命，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。”

躲藏。藏一个地壕里。可以抽烟，打纸牌，甚而开美术展览会。这样，总结了一下，鲁迅的药方是：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，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，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，硬唱凯歌，算是乐趣，这或者就是糖罢。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“没有法子”，这真是没有法子。

好在，许广平并没有像那只饥饿的老虎一样，在那棵树下耐心等待。所以，鲁迅先生很快就从树上下来了。属于他们热烈而暧昧的一九二五年即将来临。

一个蹩脚的心理医生，治不好病人，却可以将病人引到爱情的道路上来，忘记那苦闷的病痛，这大概，是人间最好药方了吧。

之三：半个鲁迅在淘气

喝酒，吹牛，并且在日记里用暧昧的词语来记忆两个人的感情。从1925年3月11日通信开始，到7月上旬，短短四个月的时间，两个感情枯萎的人便被同一把爱情的火点燃，且一发而不可收。

关于鲁迅与许广平具体的定情时间，曾有不少人考证，据鲁迅研究学者倪墨炎考证说，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正式确立的时间为：1925年8月8日至14日这一周里。原因是这一星期许广平因为学潮而遭遇开除学籍，并要被学校遣送回乡的处罚，不得不躲进了鲁迅所住的西三条胡同的南屋里避风头。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，倪墨炎还搬出鲁迅十年后写给许广平的一首诗来：“十年携手共艰危，以沫相濡亦可哀；聊借画图怡倦眼，此中甘苦两心知。”这首诗写于1934年底，那么，十年前，

应该是1925年了。

其实，若细读后来的《两地书》原信，便可知，早在鲁迅醉酒的那个端午节后，已经和许广平确立了恋情。证据如下：“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下午七点二十五分八秒半”致许广平的书信一枚。

如果说前一天的书信无意中写错的日期，那么这枚精确到下午某某点某某分八秒半的书信，则一定是定情的书信了。

许广平把这封信称之为“一封滑稽文”。

这篇精确到半秒钟的“滑稽文”其实是一个淘气的剧本，除在形式上以剧本的方式行文以外，在内容还用孩子式的调皮回击了许广平的孩子气。

在上一封信里，许广平孩子式的顽皮，没大没小地和鲁迅打情骂俏，譬如在信的结束时，还调戏鲁迅说：你若是非要用教鞭打我，那么，我有办法，就是“师古”，学习我的哥哥，和先生围着桌子乱转，若是先生要伸右手将鞭子打下来时，我就蹲下。而鲁迅的淘气在“滑稽文”中表现得更为淋漓，在这封信的第五章中，小标题便起作“师古无用”。为何呢，有如下解释：“我这回的‘教鞭’，系特别定做，是一木棒，端有一绳，略仿马鞭格式，为专打‘害群之马’之用。即使蹲在桌后，绳子也会弯过去，虽师法‘哥哥’，亦属完全无效，岂不懿乎！”

除了淘气的“定做”这样一根教鞭之外，鲁迅老师还在此信里淘气地做了下面的事情：

其一：不承认自己是嫩弟弟，因为他头发没有短至二寸以下，也没在脸上涂雪花膏，更没有穿莫名其妙的材料做成的绣花衣服。

其二：不承认自己的日期写错了，其实明明是写错了，这一点纯属孩子式的无赖。

其三：关于剪贴的京报的话。因为鲁迅剪贴了一点反正两面都是广告的《京报》，并在上面写上标题，叫做《京报的话》，署上鲁迅的名字，又在文章的末尾处写下两句议论。让许广平费神半天，也“莫名其妙”，所以鲁迅在这里露出孩子般的牙齿，

喝酒，吹牛，并且在日记里用暧昧的词语来记忆两个人的感情。从1925年3月11日通信开始，到7月上旬，短短四个月的时间，两个感情枯萎的人便被同一把爱情的火点燃，且一发而不可收。